豆瓣传奇

No.88

剑影录

今日主笔铁猫头鹰

统一赞助账户
支付宝 kabadaga@gmail.com

李家坡有二个大人物，一个是李流子，一个是二掌柜。李家坡三村八里的村民没有不认识这两位的，一说起李流子，多数人都要竖个大拇指，而扯到二掌柜，却是要皱了眉头敢怒不敢言。

李流子本不是流子，他家祖辈在李家坡是个旺族，到了他爹李德农，靠着家里传下来的拳脚功夫，去长沙城里做了个小有名气的镖头，家底更是殷实。镇上村头的老头老太太都说德农这伢子有本事，功夫练出了名堂，用不了多久，估摸着能把他家隔着多少代血缘的偏门亲戚都接到长沙城里去风光风光。

可还不过几年，自从两个豪客把送李德农的独子送回老家起，他的风光就没几个人敢提了。有人说李德农走镖，杀错了绿林好汉，遭强人讨债，性命不保；有人说李德农开罪了官府的老爷，杀了头去；还有人说是李德农的媳妇跟个江洋大盗跑了，李德农冒死命去追，果真就丢了性命，说得是有声有色，哪一件事情都像真的。

只是就可怜李德农这十多岁的独子，他两个伯伯收了豪客的银子，说好了轮流带这孩子。哪知带了没几个月，镇里头流言一起，他两个婶婶首先就不乐意了，妯娌间嘴里有事没事就对着孩子碎碎地。偏生这孩子懂事早，幼年又富贵惯了，哪里受得了这份气来。一天他二婶又磨着他二伯没事找事地指桑骂槐，话可能实在难听了，那孩子只听到“野伢子的娘也不晓得是什么野货，在外面作了什么孽……”之类的话，竟噌一下子跳了起来，当着他二伯的面，啪啪甩手就是二大耳光扇在他二婶脸上，然后转身就跑。

这两耳光直接就把二婶扇回了娘家，要不是他奶奶李老太婆死命拉着，他二伯非把小孩揍到七窍流血不可。等小李伢子吐干净嘴里的血星子，他是怎么也不愿意跟两个伯伯过了，李老太太只好带着孩子在祖屋里相依为命，两个伯伯也乐得不跟这小瘟神见面，他们分了李德农早些年留下的银子，各自在镇子另一头盖了个房子，偶尔给他们老娘送点米盐，省得背上个不肖的名声。

李伢子慢慢长大，缺了人管教，慢慢地就变成了李流子。说他流，倒也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大错，这小孩好动，平日里捣蛋使坏的事情也没少做，偷了乡亲后院的鸡，摸了邻里水塘的鱼，这样的事是常有的。乡里乡亲的念着他跟李老太婆一起过得不容易，也就骂两句不跟他计较。李流子自己富贵气到是足得很，每次占了人家便宜，总想到还回来，又没有其它营生，就只能帮人家挑个水，砍个柴；又或者去镇外的垂龙山收拾些野货丢给乡亲们，在人家红白喜事帮个忙什么的，久而久地，跟各家各户都熟络了，也结识了一帮乡间子弟。

李流子虚岁二十岁那年清明，李家坡发生了一件大事。

宝庆七年清明，李流子提前一旬进了垂龙山，跟他一起进山的只有猎户史大虫的儿子史鹏，二人一行的目的十分简单——为的是李流子自行捉摸出的一条财路——垂龙山“三宝”：猪尖、灯笼刺、蜈蚣草。

这三样东西，早在李家坡一带的猎户当中有些流传。比方说蜈蚣草，猎人

进了山太深要过夜，大到大虫，小到蚊子，都不得不防。若是要睡树上，只需摘些蜈蚣草，往口里嚼吧嚼吧，再点火一烧，将灰涂些在身上，便可一觉睡到第二天，蚊虫不侵。唯一的不便只是这蜈蚣草用得越多，人睡得越死，且哪个猎人身体越健壮，用了蜈蚣草反倒睡得越深。可山里打猎，人哪敢睡得深，谁知会不会美梦之中成了野兽的果腹餐，所以这蜈蚣草也不是什么必备良药。而猪尖、灯笼刺之类，也有些其它的奇妙用法。

李流子跟着一帮猎户子弟进山里混的时候，专爱折腾些花花草草，每每听闻这些个小玩意儿有些神奇的功用，总爱拿到其它小混子们的身上实验一把，弄过多少回，有时搞得王二身上起了疹子，有时弄得张六一睡就睡了三天半，有时让刘狗蛋活活笑了半个时辰……于是一众小混子们都怕了李流子了，远远看着李流子弄些花花草草，便自然地躲得远远。只有李流子自得其乐，还总结出个了垂龙山“三宝”来。

宝庆五年春，李流子手上有不少玩剩的“三宝”。正逢清明，李家坡出去的城里人家，都要回乡祭祖，加上早先有道士说，垂龙山南是一片难得的风水宝地，有些城里的富贵人家也把自家先人远远地葬到这里来。清明时节雨纷纷，饶过李家坡往垂龙山南的官道上，却是人流车轴不休，李流子试着把手头上的垂龙山“三宝”烧制好，搓成羊粪蛋大小的丸子，趁着清明人多，巧嘴一说，卖给城里人，就成了配方独特的“山草药”，偏偏这些“药”还真能治了失眠，防了蚊虫，顺了气血，于是短短几天里，李流子赚了个足。

到了宝庆六年，李流子的“山草药”竟是有了些名气，清明将至的前三天，他手上零散的“三宝”丸子就给提前下乡来祭祖的城里人买了个精光，流子本想就这么罢了，可是那毕竟是白花花的银子啊，他一咬牙，就向玩得好的猎户之子史鹏要了他所有的“三宝”存货，终于多卖了二天，赚了个盆满钵满，找不着北。

史鹏老实，也没问李流子为什么，一点花花草草，谁要也就给了。清明之后的一天，李流子悄悄拉过史鹏，从怀中掏出五两半雪花碎银，一把塞在他手里，史鹏愣了半晌，嘴一张，手一抖，银子掉了一地。

“李哥，你，你，干么了……”

李流子唰地脱下外套，往地上一甩，然后就势一脚踏在外套上，正好遮住撒了一地的碎银子，他猛地扯住史鹏的手，扭头前后看了一下，见是四下无人，便压低声音凶巴巴地说到：“你妈妈的，到是要银子不要？”

史鹏脸都白了，抖着说：“李哥……你杀人了？”

是了，据老乡们嘴里说着，湘西这一片是个出匪的地方。但那最近一批山大王被官家剿了个精光，也是大约几十年前的事，再说“老子这身板看上去像得土匪？老子有个几两肉？”李流子愤愤地，抬手就给了史鹏一个耳光道：“你傻了？这是你家一堆花花草草换的银子，哥是算买了你的，没见过白的银子啊？

不要？不要当老子没找过你。”

史鹏捂着脸，仍然一副惊恐像，但没敢再说李流子犯了法来。李流子作着一副凶狠状，松开了史鹏的手，弯腰捞起了外套，裹着一堆红土泥巴拌着银子，压到史鹏的怀里。然后舒了一口气，耐着性子把垂龙山“三宝”变银子的事情与史鹏说了个清楚，并反复交待，这个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起，便是他亲爹也不行，“财路不好找，乱说就糟糕！”

末了，看着史鹏那一副呆样，李流子叹一口气，一把又抢过包着银子的外套，道：“罢了，看你也守它不住，这银子我就帮你找个地方埋了，你要有花钱的地方，找我，我自然会给你用，你要是给跟别人说了，老子打死不认，银子一点别想拿到！”说罢，抗着包袱转身就走，嘴里还叨了句：“真他爹呆得流血了。”

从那日起，史鹏就成了李流子最忠实的跟屁虫。至于史鹏他爹猎户史大虫，本就不喜史鹏那一副迟钝像，却见这呆儿子自从跟李流子混在了一起，不但天天主动去进到山里混着，且像是收获不少，有时能带上点不新鲜的野味回家，有时还能从镇上二掌柜的酒楼里搞上几壶好酒回来孝敬他，他也就乐得清闲，随他们年轻崽子去瞎混了。

前一年的生意实在太好，李流子自己也没有想到，折腾山里的花草居然还能赚上如此多的银子。宝庆七年，将近清明时节，他估摸着手上的“三宝”存货不算多，也不知道能卖上多久，又想：这无本万利的活儿当然要能多做就多做，于是便早早地约上史鹏提前一旬进了垂龙山。

到底是猎户家儿子，史鹏跟着李流子一起进了山，挖“宝”的水平比李流子单干好多了。进山的第二天傍晚，李流子跟史鹏二人的药篓子，都压得满满。史鹏看着塞不下的篓子，就像看着塞不下的钱箱子一样，魂都要不见了，他憨笑着对李流子，说：“李哥，我们回吧。”他指指娄子：“这些个，够了，再多，我们背不下了。”

李流子朝天翻了个白眼，对史鹏道：“这是湿的，去年你给我干货的都比这多，还只多卖了两天，今年专门进山，你打算搞这么一点就算了？”

“去年给你的，那是我好多年存的啊……”

李流子禁不住又对天翻了个白眼，一巴掌抽在史鹏的头顶上：“你妈妈的，没事存这个，还存好多年？你想药死人啊？”见史鹏挨了打不作声，又说道：“把这些玩意儿现在都烧了，搓成蛋儿，一个包袱不就可以放下了，哪个跟你说要还背回去的？”

史鹏抬起头，眼睛放出亮来：“李哥，你真是灵泛，比读了书的秀才的还聪明！”

李流子嘴角抽了抽，没说出话来，正要做势抬脚往史鹏身上踹去，却突然听得一声响哨，耳边一阵风声，只觉得半边身子一麻，人就不由往下跪了下去，同时右肩传来一股火辣的感觉，好似一支烧红地铁钳忽地罩在了他肩头。他眼

前一闪，一个硕大的人影就这么凭空出现在李流子面前。

“呸，老白！只是两个废物！”

一只大得出奇的手拍在流子的右肩膀上，李流子只觉得一阵燥热顺着肩直冲心底，又痛又麻。他动动脖子，顺着肩上这只毛绒绒的大手往上看去，见得一张黑髯蜷曲的大脸，埋在杂乱的胡子中一对小小的眼睛却瞪得溜圆，盯着李流子身后喊道。

“你还躲逑！早告你说不是甚高手！你再慢些出来，老子要一不小心手抖抖，都会捏死了他们，叫你看不着啦！”

那大汉喊完话，低头望向李流子，见李流子一脸抽搐地看着他，又嚷道“瞧甚么瞧？再瞧叫你吃爷爷的口水！”

说罢便“咳”地一声，哈出一口浓痰，直吐向李流子面门。李流子只觉得这一口痰如利箭般，擦出突突地风声，又腥又臭地奔向他的脸面，他下意识一拧头，那痰贴着他的脸，蹭着他的耳朵直飞了过去。

“猴子，且先慢下杀手！”

李流子身后又传来一个声音，这声音浑不似眼前莽汉的粗糙喉咙，明明是个男声，却是又冷又尖，乍一听上去，像是打碎了的旧瓷器磨在金属上头，让人心头一颤，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还不知这两人是什么来头。”那冷淡的声音由远及近，转瞬间已到了耳边。

“彻，两个杂碎，半点内力都没，你说是个什么来头？！”黑髯大汉一手扣住李流子肩膀，一手按在史鹏的腰间，见来人到了面前，只一抬手，就将李流子推了出去。

李流子身子一轻，不由自主地朝来人走去，那股堵在心里的燥热一下子消失了，正欲开口呼喊，却将来人的面貌看了个清楚。迎面一个书生模样的人，梳了个规整的书生髻，高高瘦瘦，白面无须，看上去年纪不大，却是两鬓斑斑，白发多黑发少。此人明明眉清目秀，却面无表情，一脸无神，阴沉得反倒有几分骇人。

只见那书生伸手往李流子身上一点，李流子马上又僵住了。

“这便奇怪了，果然一点内力也无。”白面书生微一皱眉：“照最后的情形看，那人该是受了重伤，若是没人接应，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

说罢，从李流子身撤了手，对他问道：“你是何人，来这深山老林做什么？”

李流子当下身子一软，坐倒在地，只觉得像是水里火里过了几个来回，浑身的汗到这时，才一下子冒了出来。他胃里一阵泛酸，白面书生问他的话他听得分明，却理也未理，只马上回头望向史鹏。

黑髯大汉见李流子望过来，瞪圆了小眼睛就要发作，白面书生正在大汉对面，朝他使了个眼色。他“呸”了一声，到底也从史鹏身上撤了手，抬起一脚，踹在史鹏屁股上，将他踢翻在李流子的面前。

李流子顾不得身上的不适，爬过去搂住了史鹏。史鹏初时全身发烫，人却抓着李流子的衣服哆嗦个不停，等缓上了一会儿，他脸越更红了。他抬头看了一眼李流子，抖抖地说道："李、李、李、李哥……要、要杀人了！我、我、我还没娶媳妇呢！"说罢，竟"哇"地一声大哭了出来。

李流子还没来得及安慰两句，那黑髯大汉矮胖地身子一闪，作势朝史鹏二人罩过来。只听书生说道："留下一个。"话音未落，史鹏便被大汉掐住了脖子，一把从李流子的怀里拽了过来。大汉双足一蹬，提着史鹏一人就像提着一只破烂的大麻袋，蹭蹭蹭竟踩着旁边一棵三人来粗的大树跃上了树顶。他站在树顶上，不见人怎么摇晃，只将史鹏轻轻一抛，史鹏便手舞足蹈地飞了出去。

随着"啊"地一声惨叫长长不灭，林间的鸟儿齐刷刷地被惊飞而起。良久，林中像是恢复了寂静，只剩下隐隐约约的抽泣声。

史鹏没有摔将到地下来，他那干瘦的身体只是像一只冻死的蜘蛛一般，死死的扒在一片浓密的树冠上，随着树枝的摆动起起伏伏，瑟瑟发抖。他本是个老实孩子，何时上过这么高的树，饶是他反应迟钝，此刻也受尽惊吓，只是满脸眼泪地抽泣着，再也发不出声来。

李流子瞧着黑髯大汉把史鹏抛将出去，起身就要动。只见眼前白影一闪，白面书生拦在了身前，他咬牙一头撞了上去，那书生只是对着李流子的胸膛轻轻一点，李流子便被翻开老远。他扬头，越过书生的肩膀，看到史鹏伴着他的惨叫终于落到了树冠上，才没有又往书生身上一头撞去，只是一双眼睛眯了起来，死死地盯着对面的白影。

白面书生回头看了一眼，朝树上的大汉打了呼哨。那大汉作势踩了树冠两脚，树冠猛地摇了两下，也不见折断，却听史鹏马上安静了下来，连抽泣都没有了，又闻书生的呼哨，他哼了一声，才愤愤地从十几丈高的树上，一跃而下，落到了书生旁边。

书生面无表情，看着困兽一般的李流子，冷冷地问道："你是何人。来这深山老林干什么。"

李流子不说话，只是盯着书生看。

旁边的大汉又要发作，却被书生抬手拦住。书生说道："本人白海天，浑号白头斑，"又指了指黑髯大汉："这位候长远，浑号红脸猴。我二人，你可曾听闻过？"

李流子瞧了眼树上的史鹏，摇头。

那白海天叹了口气，道："既然如此，我且当你真与我们的事无关。但你们既是知道了我二人的行踪，只怕要……"他顿了一下，瞧了瞧李流子背上的药篓，又问道："你二人可是这山中药农？"

李流子沉默半晌，本想死不开腔，但看着史鹏在树上发抖摇晃，心想自己

这两条小命确已捏在这两大凶人手上了，怕，那是无用的，跑也是跑不了，打更是打不过，索性豁出去了，便昂头答到：“是！”

白海天见李流子终于开腔，竟是一笑，那声音说不出的古怪：“药农，呵！既是这般，也好，那便要请你给我二人指个路，我们有要事要办。”他指指树上的史鹏，“你这位朋友且先在树上委屈一下，我们候四爷见不得胆小的，你给我们指个路，速去速回，也不会误了他性命。”

李流子听他言罢，心想，这两大凶人，听着倒不是这一带山里的大王，却也不像是本地的豪客，垂龙山里没听说过还有连路都不识的强人。今日这一劫糟得，实在是稀里糊涂。罢了，只要不害了他与史鹏的性命，那便走一步算一步吧，于是答道：“去哪？”

白海天略一思索：“这附近山里，可有坐南朝北的崖壁？崖壁要高，朝南一侧要陡，崖下若是正成一个环形，那便更好。”

话音未落，那红脸黑髯大汉候长远便嚷到：“老白！你这是甚么意思？现在这个时候了，人也寻不到，你还寻个甚么半阴之地！？”

白海天看了一眼李流子道，欲言又止。

李流子知他们有事相瞒，也不想多管闲事，只愿早早地脱了这一劫，说道：“确有这么一处地方，就在南面镇子边，离现下这里还有二天的脚程。你们不如……”他指指树上的史鹏。

白海天从怀中拿出一只牛皮水袋，不见如何动作，白影一闪，竟就上了树去。只见他在树顶一点，那树纹丝未动，他却似飘起来一般，飞到了空中，再一转身，从树冠上擦过，那牛皮水袋不知怎的就落到了史鹏的手里。

“三二天时间，饿不死人。”白海天轻飘飘地落在李流子身前，“你且带路，速去速回，不要误人误已。”说罢，人就往南面飘去。

候长远“呸”了一口，抄起李流子的腰带，就大步流星的追了上去，边奔边喊：“老白，你得给老子交待明白！！”只可怜李流子药篓斜挎，药草撒了一半在身上一半在地上，人也腾云驾雾一般颠簸而去。

这三人转瞬走远，那一片林子里满地的枯叶只嗽嗽作响，不多时，一个黑影慢慢地从枯叶堆里挪了出来。

李流子被候长远抄在手上一路狂奔，初时，他还能听着候长远朝白海天嚷到“老白，老白，你给老子慢点！！刚刚你不急，这会又比老子还急！！”到后来，只觉得满脑袋嗡嗡声不休，那五脏六腑翻了几十个来回，整个身子软得像烂了的萝卜一般，死去活来。

约摸过了二个时辰，天色渐暗，李流子终于没能撑住，一张嘴，午时吃的烤兔肉拌着苦胆汁喷薄而出。

候长远大吼一声：“杂碎，竟敢吐了！”手一翻，把李流子往前边甩将出去。

李流子一边吐着，一边在空中横翻了几个圈，然后一头栽在地上。他身上

的药篓终于散了，咕噜咕噜地在他身边滚着，只等他弓起身子继续吐了个干净，才停了下来。

李流子两眼冒金星，双手撑地，直想骂娘，却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缓了一缓，好不容易顺过气来，抬头看去，只见白海天已经立在了身前。

候长远隔着十余丈远，嚷道："这杂碎！这般无用！还不如一刀剁了算了！"他又一手指着白海天："还有你这白鸟人，老子发狠叫你，你又不应，只叫老子追着跑。跟着你说捉那人这都两天两夜了，连个鸟影也不见，顾爷留的标记也一个比一个蹊跷，万一他老人家要真出了一星半点事，我两人就算交了命去，又有个逑用！？"

白海天弯腰一手按在李流子的肩膀上，李流子觉得一股寒气扎进身体，神志顿时清醒不少。只听得白海天道："猴子，你莫躁。那人……不似小角色……他若不是重伤，怕我连他的影子也捉不到……"

他手离了李流子的肩，对流子道："你先去拾柴生火，拾掇点吃的，既是要你好好指路，我们就为你休歇半个时辰，但今夜，我们定要到得那镇子。"他顿了顿，又说道："你这就去，我先制了你的穴道。你无须怕了，有些事，你若不知道才是福气，今日间所闻所见，你且当是一梦，莫要误了自家性命。"说罢，也不待李流子开口，便朝他胸脯后背几处穴道一点一划。

李流子心里早将这二人的祖宗都骂了千百遍，听得白头斑又要制他穴道，顾不得胃里翻江倒海，只想说："你们莫要动我！！老子本就不想知道你家的破事……"话未出口一半，只觉得耳间嗡嗡作响，竟是听不到自己声音了。他又惊又怒，哇哇大叫，耳间哪还听得半点声音，却见那候长远又怒目圆瞪，作势扑了过来，心叫不好，我命休矣！双手抱头一屁股就往后坐了下去。

半晌，除了屁股上阵阵疼痛，胃中依旧翻滚，却不见别的动静，李流子慢慢睁开眼睛，只见红面猴被白海天一手拦住，好似极不服气，通红的脖子上青筋历历可见，嘴巴里碎碎叨叨，唾沫横飞。

白海天瞧了李流子一眼，见他一脸惊恐与茫然，才回过头来对候长远说道："叫你莫躁，你就是杀了这药农又能如何！还不是追他不到？"他眉头死锁，一张脸拉得浑不似个活人，缓缓道："这事实在太蹊跷，我也是无法可想，猴子，你且想想，这十余年来，你认得的功夫高过你我二人的，共有几人？"

候长远远远对着李流子大啐了一口，才说道："你这时又问这做甚！？"

"你先答了我。"

候长远腮帮子鼓了鼓，满脸胡子跟着一抖，答道："哼，加上老的，总也不出不来几十号人！"又道，"要论单打独斗，咱会里有七护法，老子怕也只服你老白和熊疯子半招，其他五号兄弟，总要过过手，才知道轻重。南北二天门和顾爷，老子自认也打不过。至于不是我们会里的人，哼，不是我老候自夸，老子在道上走了几十年，牛皮吹上天的多得去了，真正玩起来，在爷手下走得

过五十招的，一个手都能数下来。怎么的，你老白莫是现在要陪老子的玩两手！？”说罢，就作势捋袖子。

“在会中，龙却的功夫怕与你也只在伯仲之间，”白海天道。

“彻！你不要激老子，那小娘皮，她若不是顾爷的人，老子只一掌……”候长远一跺脚，嚷到一半的话却被白海天生生打断。

“罢，先不论虚的，我再问你，这世上，功夫比顾爷高的，又有几人？”

候长远一下噎住，半晌，答道：“这，我不知道。”

“这一趟，顾爷与龙却便在一起的。”白头斑转过身来，面对猴子，脸沉得可怕，“只怕他二人，都伤了。”

候长远喉结跳动了两下，没出声。

“那第三处地方的暗号，是八棱角！”白海天深吸一口气，“近十年以来，你可曾听闻会中护法以上，有谁用过此等记号？但那确是顾爷的手法，大慈悲力独此一家，无人能仿。”

“那不可能！不可能有人能伤得了顾爷！”

“按说，是没人伤得了的。”白海天说道：“所以，先伤的该是龙却。”

“长沙城天福客栈里的第一处暗号是四叶花，遇袭。照情形看，那刺客当时就伤了。按跑堂的说法，龙却都没有拨剑，只坐着，顾爷正饮着茶，刺客化成乞丐模样，近了顾爷三丈之内，从身后突施毒招，但顾爷茶杯都未放，只抬手一接，就震碎了那匕首，却被刺客借力而逃。”白海天从袖子里掏一截二指宽的寸余长的匕首尖，拿在手上把弄：“顾爷见这刺客竟能接他一招，说不定还起了惜才之心，也不想失了气度，就没去追他，只是叫龙却留了个四叶花，知会附近的兄弟们一声。”

“官道上的第二处暗号是六满星，聚强。等我们到时，那道上已是脚印散乱，显是经历了一场乱斗。脚印共有三双，那对小些的女子脚印必是龙却了。想她外号‘剑尘’，平日里一把青刚剑舞起来似天女散花一般，可官道上的女子脚步却显得虚浮散乱，哪有半点飘逸模样？莫非是受了内伤，发不出力来？还有那刺客，又是埋伏在路边拖袭，第一次顾爷虽没要他的命，却也没叫他得了好去，他又凭什么还敢独自一人下手？看那脚步，进退有度，全力而出又全身而退，居然又顾爷手下过了好几招，好胆识！好功夫啊！顾爷的脚步我是看不出虚实的，但有人敢伤了龙却，依着顾爷的性子，也不会再留有余地了，怎么又未能竟全功？居然让那人又保住了命，一路往南退走。唉……”白海天唉道：“刺客这回该是要受了不轻的伤了，虽是显了一把好轻功，也终是吐了口血。顾爷跟龙却想是也追离了官道，那官道边的六满星，是顾爷亲手留的，他要叫人援手，想来也是动了真怒了。”

“那刺客确实是号人物，我本长于追踪之道，离了官道，以顾爷的心机和功夫，我追不到顾爷和龙却的踪迹并不出意料，奇就奇在那刺客受了内伤，流

了血，我还险些追丢几次，总觉得那人就在前边，那踪迹明明不是刻意而留，却又时隐时现，总也捉他不住。直到昨日在林中，不见其它踪迹，我们只单单见着了第三处暗号，八棱角，援命！顾爷他……”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候长远一蹦就跳了起来，指着白海天大吼道，额上的青筋一条一条爆了出来， “老白你话不要乱讲，前面的事老子是跟你一起的，自然知道，昨日的事老子就是不信你了！顾爷是什么人，除了天王老子，还有哪人能伤了他？老子不信了！你老白不要乱放屁，老子跟你讲，顾爷那定然不能是伤了， 他那、那、那是……”他结巴道：“对了，老子跟你说，顾爷他定是装的，对，他诈伤！老子早听熊疯子他们说过，顾爷他会文又会武，天赋甚么异的，百年难得一见的人儿，日后大慈悲力的功夫深了，是水火什么不入百毒不侵的……”

听得红脸猴说到“百毒不侵”四字时，白海天却突然不由打了一个寒颤，他叹了口气，指着自己黑白相间的头发缓缓道：“猴子，你可知，我是如何成了现今这副模样？”

候长远余气未消，瞪着白海天道：“你不是六年前闭关长修出了岔子，搞得一夜白头么？一身青阳真气却练得个冷冰冰硬邦邦的。当年老会主交待兄弟们不要跟你提这事，老子就觉得奇怪了，只当你内功练岔了气，哪知你手底下功夫反倒硬了不少，你要是悟出了甚什么独门心法，老子倒真不好问了。”

白海天苦笑一声：“都这么多年了，却也告诉你无妨。六年前，北天门马大哥与我受人之托，查青城山高家灭门一案。”他盘膝坐下，天色已暗，一轮弯月上了梢头，月色映上白海天的脸，愈发惨白。

“马大哥是个沉稳细致的性子，我与他那时也算脾气相投。我二人一路入川蜀查那案子。托他的福，案子起初查得出奇的顺利，不但查明了下此毒手的是冷家的人，更有意外的收获。一向做事不留痕迹的冷家，却在青城山上留下了个活口。让一对躲在枯井里的高家小奴侥幸逃了命去。那两小奴离了青城，自以为隐姓埋名就能保个平安，却也还是逃不过马大哥的通天手段，终被我们寻了一个出来。唉，我那时还有几分气盛，见那小奴装疯卖傻，怎都不肯说出当日青城山情况，便不顾马大哥劝阻，出手以青阳真气秘法让他知晓一番厉害，结果……”白海天说到这，不由身子一颤。

“我这一世人险些就已经交待在那了。”

白海天顿了顿，神思好似一时飞离了出去：“……那情形，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只怕比今日这厮药农还远远不如，真真是在阎王殿里走了一遭了。”说罢，他缓缓望向几丈开外的李流子。

这时的李流子正看着两个强人嘴唇翻动，耳朵里仍只有一片蜂鸣般地寂静。他一手捂着耳朵摊坐在地上，远远瞧得白海天那惨白的面容，想到不知生死的史鹏，幼时的记忆忽然间夹杂着一阵一阵地厌恶与疲惫从心中升起，只觉得自

己如此这般无用，白白活在这世上却什么也做不了，真恨不得双眼一闭再也不管自己是死是活了。他一咬牙，抬头四面张望，就盼能抬得一把钢刀，先暴起砍了两个强人，再自刎算了。

这一抬头，正好撇见不远处的矮木丛里有一阵极为微小地颤动，一双小小的眼睛慢慢从枯叶堆中显现出来。那双眼直沟沟地盯着亮处的白海天，随着白海天嘴唇的翻动，眼白里渐渐布满了红色。

就在白海天朝李流子望过来的那一瞬间。矮木丛中那双眼睛划出一道红色的残影，一道身影疾射而出，向候长远的背后投去。

待到白海天有所警觉时，那道身影已经掠至离二人不过丈许距离。白海天眼睛一睁，浑身一抖，发出“刹！”地一声尖啸，袖中突地甩出一把软剑，一个箭步刺向候长远身后。

林中一片惊鸟飞起，电光火石间，只听得一阵剑刃摩擦声。那影子一触即退，却见其左手寒光一闪，翻出一把匕首，揉身又朝白海天抹去。

候长远听得白海天一声喊，作势要动。却见月光下他须发皆张，浑身肌肉紧紧绷起。一截血红的剑尖从他的右腋下冒了出来。他喉咙里只发出两声嘶嘶地干吼，偌大的身躯就这么向一边斜栽下去。

“猴子！！”白海天发一声喊，一把软剑在身前舞成一片银链，却连侧头看一下候长远的空暇都没有。那刺客不等白海天摆好架势，即刻就贴了上来，手里一把匕首忽隐忽现，像暗处飞出的毒蛇，招招阴滑，直取白海天要害。白海天接了三招，已是满头大汗，直退了几丈远。他剑势还未起，就要散了。

到了第四招，那刺客的匕首仍如附骨之疽一般，生生地从白海天的剑网中透了出来，撩向他的腰间。白海天一剑既出，已经无法回剑防守，他心叫不好，当下浑身一紧，也不收剑，就顺势朝着刺客的脑袋削去，虽明知已经慢了半分，也要死里拼出个活来。

却见那黑影身形无端一滞，撩向白海天的匕首在离他腰间还有一指距离处竟划了个空。这一停顿间，白海天本来照着刺客脑袋削来的软剑也从黑影斜上方疾疾抽过，拂下一屡毛发来。

两人招式已尽，似乎是换了一招，彼此都向后一闪。白海天心中惊疑不定，只道自己不死也要重伤，不知怎样又捡了一条命回来。稍一迟疑，那黑影往树丛中一窜，就朝林子深处循去了。白海天一咬牙，还是提剑追了上去。

白海天道：“是你！？”

统一投稿信箱

kabadaga@gmail.com

曾哥威武官方博客

www.blog.sina.com.cn/mousfr

统一赞助账户

支付宝 kabadaga@gmail.com

曾哥

超级折腾家

威武